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返生香  
第十三回 兩番書到孝子同情 三島萍逢閨娃侍疾

丹初閱已，追憶兩年來種種疑團，至此一齊打破。蓋瑤叔之就傅於此，宋夫人之見子戚戚，良非無故。而遺容幕面，殆以貌類乃郎，易啟見者疑竇耳。於是藏之行篋，待曙即行。回首一笛樓，籠罩於水煙曉霧之中，不勝敘散無常之感，悵惘久之，幸而輪車電發，曉夜兼程。及抵故里，母疾危而復安。矧愛子一歸，其收效自勝於藥石。惟衰年久病之後，轉側需人。丹初承歡侍疾之勿暇，烏能復出耶？故喘息甫定，即作三信。一致翠姐，兩函則分寄瑤叔擲珊，不逾一月，接翠姐復函曰：丹初先生鑒：聞太夫人貴恙稍痊，吾小姐在哀毀之中，亦為破涕。吉人天相，近日當占勿藥矣。此次喪事，小主人以需用支拙，詢及會計。據利生言，年來用度浩繁，有出無進。故此間除房租以外，莊款存寥寥無幾。小主人素不問家事，至此驚憂莫措，及索其賬簿觀之，利生負氣，辭歸作富家翁矣。然人言藉藉，謂彼居鄉時，授徒課耕，僅薄田廿餘畝而已。來吾家，不及五載，既置腴田，復建新屋。今則牛豕盈其欄，居然素封。則乾沒主人之資，不問可知。老主人在日，闊大不疑。故逾五服之兄弟，視之無異手足。今乃以此報之，良堪髮指。或言彼於曩日，曾得藏籙，其暴發或不因此。是耶非耶？吾來已晚，不得而知之矣。叩問侍安不盡縷縷 沈翠謹啟

丹初不勝憤懣，深咎擲珊之無能，良以既查賬籍，不無間隙可尋，胡令其脫然自去。平日既漫不經心，臨事又張皇莫措，粗疏如擲珊，利生固審之熟矣。來日大難，將何為計？特利生果屬昧心，則天聽不遠，何難倖出，所勿可知者，遲早間耳。思至此，復取翠姐之函，反覆雜誦。覺其詞雖不文，而敘事層次則頗明暢。深惜其貧薄依人，有不勝同是天涯淪落之感。且聞其鬻繡養親，喪葬盡禮，求諸丈夫，未可多觀。矧一貧女，宜靜嫻不以傭視，而以女伴處之也。丹初復書未發，適聞廣州之變。流光如駛，轉瞬入秋。翠姐之書又至。略謂：

小主人以此間日用不支，行將移家回籍。且為小姐議婚於史姓。新郎君號鏡石，川督某之姪也。乃翁暑上元時，與小主人往來有素。惟小姐意似不然，顧亦無所可否。日惟焚香繡佛，資父母冥福而已。未言一經文定，婚期非遠。吾無家，又荷小姐優待，當伴之出閩。云云

不數日，得擲珊來函。知楊公夫婦，歸葬有期。靜嫻亦已納采，遣散奴厮，扃鎖園亭。宅則留閩者居，有賃者租之。丹初既感人事之靡常，又值滄桑之屢變。蓋自武昌民黨發難，各省響應，且民國肇基未久。二次之革命又起，金陵為南北必爭之地，兩遭劫火。不知楊氏園廬，蹂躪奚若。遂日閱新聞紙，作為常課矣。在丹初意中，頗欲冒險一行。顧母疾至此，真如日薄西山，懨懨垂盡。臨終時遺命，囑丹初服滿，即行授室，以奉宗祀。擇偶但取其賢，即凌夷而淪於奴者亦可。第有一事可疑，以乃郎作瑤叔信時屢屢擱筆，有遲回不決之狀，堅問何事。丹初遂舉楊宋之關係，靜瑤之相愛，一一告之。老人歎曰：「殆矣。主人與汝，可謂一誤再誤矣。須知宋夫人雖有是語。初不料兩小誤會，有爾許纏綿耳。然楊氏非無戚友，主人不托他人，以此重任畀汝者，以汝能決疑划策，了彼未了之心事耳。如今宋夫人雖在，而宋生味味，尚在五里霧中。」語至此，丹初轟曰：「靜嫻聯姻，瑤叔當有所聞。」曰：「否，事由阿兄，當為宋生所諒，鍾情如宋生，脫守其終縲之誓，汝不特誤宋生，抑亦何以對主人乎？」丹初涕泣受命。故在苦塊中，即另紙謄仲芳遺書，寄瑤叔。並附一函，惟言母氏疾終，靜嫻許字而已。蓋丹初此際鑑於世亂，亟為母氏營葬。而祖塋距城又遠，奔走往來，迄無暇日。比及舉殯入土，補樹植阡之後，已在□一月中旬。

屈指三月，瑤叔鴻雁杳然，乃無隻字之復，詎灰心絕望懶於握筆耶？尤奇者，翠姐於靜嫻歸後，僅來一書，不知何故。因是於早午晚之間，輒於窗中了望。乃郵使之來，類皆友人之函，心牽兩地，焦灼極矣。特念醫藥喪葬，積資耗其大半。坐食非計，依人難持，不若重理故業，復圖自立之計。矧邑中以耳為目者，以此矮子，曾為江寧臣公所聘，向之毀者交口譽之，遠近聞風，索績者乃無虛日。丹初辨色而起，或達中宵。妹氏則洗硯調色侍其傍，若弟子然。惟每當屬稿揮毫之際，覺凡客中風景，不期奔赴筆底，乃指一條幅謂妹曰：「此可園中茅亭也。亭居山巔，為園中最高處。吾嘗俯仰其間，但見遠山送青，曲水浮碧，芳草黏天，林薄彌望。每當斜日銜山，餘霞散綺，野鷺與之爭飛，烘染波光山色，湧赴几案間，令人輒發奇想，增益畫理。質言之，四時晴晦，景象萬變，而雪後尤佳。且一笛樓，適臨河濱勝處，即吾臥室深邃，未可方諸園景。然竹樹交翠，石玲瓏，頗似雲林小品。至於其他亭館，則無處不堪入畫，吾亦不暇毛舉也。有時彈棋既倦，從主人策杖林泉，尋僧山樹，收拾大塊文章，供吾揮灑。人生至樂，蔑以過矣。矧宋生天資過人，能辟空中奇境。當吾握管時，彼輒傍侍經營，或尺幅而重山疊嶂，密不留針。或丈匹而枯樹危崖，滄染煙雲，寥寥數筆，識者莫不稱許，謂不落前人窠臼也。」丹初口講指划，續續而談，妹亦聽而神往。既忽聳然曰：「兄聽之，此非擊籬門之聲耶？」言已即出，欣欣然以一簡與丹初曰：「阿兄日盼宋生，今復書來矣。」丹初檢閱封面，來自日本，有黃緘等字，詫曰：「吾無黃姓之友留東，斯何人哉？然函則確寄於吾。」亟剖閱之，則書法黃庭，而腕力殊弱，似為女子。丹文道席，茲啟者：瑤叔君，自重九後得疾，頭痛寒戰，骨節間酸楚異常，繼又感熱，昏不知人，竟日讒語。延醫診治。據言，此症棘手，非可輕視。蓋其積勞之後，腦中受極大之感觸。復染時行寒熱，在法當死……

丹初閱至此，大驚手顫，落書於地。其妹駭然，以為瑤叔之凶問也。亟拾之，續讀其下曰：

然吾必盡吾力治之，尤宜以良看護婦來，或可重生，特亦未可必也。念宋君雖有學友，而調護湯藥，究非男子所能。萍等同居異邦，在昔復有一面之雅，看護一職，自分較便於日婦。義難坐視，何暇拘形跡之嫌。尤幸醫生之竭力，至二□日後，始得強離病榻……

丹初噓氣曰：「幸哉。」復就其妹氏手中閱之曰：

作尋丈之行，今已勿藥矣。惟聞於尊處，久缺箋復，恐勞遠注。肅此代陳，即希鑒宥。

黃蘋謹白

下鈐紅泥小印，係明漪女士四字。丹初稱奇勿置。妹氏笑曰：「兄嘗謂黃四小姐能詩，號曰靜漪，今此女姓名，僅異一字。殆為姊妹行？」丹初恍然大悟，曰：「是矣。彼姊妹四，曰蘋、馨、苜、藻，此黃大小姐也。胡為乎亦客三島間？然則彼言蘋等，似非一人，或與妹輩同行歟。」語未已，聞有呼於先生者。丹初適面明窗，見籬門已開。一老衲拄杖探首，似不敢遽入然。丹初亟出迎問，乃三年前方外故人。彼此喜出意外，蓋梅餘雲遊無定，久缺音書。此次由三竺回寧，便道入禾，姑一探丹初近狀，初不料相遇於是也。